

當我回憶與哲學思想的第一次邂逅，我似乎著著實實地攫住了那份激動——  
一種陰謀和迷惑的混合體，一種被凝結住的敬畏感……

# 愛上哲學

尋找蘇菲之路的故事

## Falling in Love with Wisdom :

American Philosophers Talk About Their Calling

編者◎David D. Karnos, Robert G. Shoemaker

譯者◎王尚文、古秀鈴、李志成、蔡佩青、蔡政宏

審訂◎陳瑞麟

港台书室

B712-53

2005/

## 新世紀叢書

當代重要思潮 · 人文心靈 · 宗教  
社會文化關懷

# 愛上哲學

## 尋找蘇菲之路的故事

*Falling in Love with Wisdom*

American Philosophers Talk about Their Calling

本書原書名《愛戀智慧》



著 者◎David D. Karnos, Robert G. Shoemaker

審訂者◎陳瑞麟

譯 者◎王尚文、古秀鈴、李志成、蔡佩青、蔡政宏

愛戀智慧／David D. Karnos, Robert G. Shoemaker 作；  
王尚文、古秀鈴、李志成、蔡佩青、蔡政宏譯--  
—初版。—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2002（民 91）  
面： 公分。（新世紀叢書）  
譯自：Falling in Love with Wisdom：  
American philosophers talk about their calling  
ISBN 957-0411-49-X (平裝)  
1.哲學-美國  
145 91002624

## 愛戀智慧 Falling in Love with Wisdom

出版——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David D. Karnos, Robert G. Shoemaker

譯者——王尚文、古秀鈴、李志成、蔡佩青、蔡政宏

審訂者——陳瑞麟

發行人——郝碧蓮

總經理兼總編輯——鍾惠民

副總經理——陳蕙慧

主編——許純青

行政專員——林秀玲

行銷專員——林時源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央六街 62 號 1 樓

電話——(02)22192173

傳真——(02)22194998

E-Mail Address: service@ncp.com.tw

劃撥帳號——1839142-0 號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6426 號

行銷代理——紅蚂蚁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排版——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電腦排版

印刷——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敦旭法律事務所吳展旭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黃台芬律師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分類號碼——145.00.001

ISBN 957-0411-49-X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91 年 3 月初版 一刷(1~3,000)

Copyright © 1993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This translation of *Falling in Love with Wisdo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3,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本書英文版於 1993 年出版，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授權中文繁體字出版發行。

定價◎350 元



## 哲學家主演的「愛智」劇場

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陳瑞麟

像你這樣一個健康、胸懷大志且訓練有素的人，以你所具有的切優勢，怎麼會停駐在這樣一個無用的專業上？」對這個問題我會沾沾自喜地回答：「只是幸運吧，我猜。

哲學家基伯格 (Henry Kyburg) 如是說。

為什麼我會成為（哲學）教授？因為我破產了。

哲學家費耶阿班 (Paul Feyerabend) 如是說。

真是頑皮卻又典型的「哲學家答案」。

也許你有這種經驗：你碰到一位愛戀哲學的人，你問他類似的問題，他會順著你的話頭承認哲學真是無用之極，但是隨後他大概也會回覆你一大堆「不可不愛哲學」的理由，把你搞得昏頭漲腦，最後再丟給你一句意味深長的哲學行話：「無用之用是謂大用」。真是廢話！你心裡也許這麼想。但是，搖頭之餘，你或許仍不免有所疑惑：哲學，到底是什麼玩意兒？有什麼魔力，把這一群少數的「怪鳥」（*oddbirds*）迷得神魂顛倒？

或許，本書可以提供你部分答案。

在這本書中，超過六十位哲學家寫下了他們走上「愛智之路」的故事：包含了童年歲月、家庭背景、教育過程、頓悟啓蒙、良師益友、信仰危機、人生迷惘、靈光洞見、大哉問與回答等等哲學生命中的經歷與因素，在作者們的回憶與生花妙筆之下，宛若一場一場精采的小品劇場，活靈活現的上演。身為「哲學中人」，在看到這些「哲學家同行」的「夫子自道」，回首自己來時路，很難不在心中滋生「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感懷。對於誤打誤撞而進入「哲學宮牆」的學生門徒而言，這些作者前輩們的現身說法，或許有助於堅定志向，並解答「哲學為什麼迷人？」、「前輩為什麼讀哲學？」、「為什麼哲學會讓人偏離世俗常軌，奮不顧身地投入她的懷抱中？」一類的疑惑，進而提供哲學教科書之外的智慧與洞見。而那些在哲學宮牆外徘徊、以好奇的眼光注視哲學怪鳥的人們，本

書更可以滿足你們的「八卦」好奇心，一窺「怪鳥們」的生活經歷與內心世界。如果你認定這群人是頭殼壞掉的瘋子，那麼你也可以目睹他們如何走上「瘋狂之路」……

看一群「瘋子怪鳥」如何鼓動簧舌、運起妙筆，勾引你、魅惑你、誘拐你也走上相同的命運，考驗你的定力，不也是一種刺激？一場冒險？

有時候，哲學人與哲學邂逅的魅力，更勝於哲學思想本身。

六十餘位美國哲學家，專長所學不同，見解不同，資歷不同，性別、族群與出身不同。有人迷戀形上學、有人偏愛倫理學、有人深受歐洲哲學大師的影響、有人謹守英美正統分析哲學、有人獻身於宗教哲學；也有人反省時代尖端的科技和醫療、有高亢聲調的同性戀哲學家、反省女人和哲學關係的女性哲學家、甚至兩三個哲學世家、也有「練太極的電腦智者」。各類型哲學家，如何走上各自的愛智之路，如何在這段經歷中淬煉自己的哲學慧識，真教人一開卷就不忍闔卷。當你看到身為黑色人種的哲學家研究且推崇中國哲學時，多半會興起一股微妙會心的感受吧？「哲學中人」會很興奮地看到幾位大師級哲學家，如奎因（W. O. Quine）、費耶阿班、丹圖（A. Danto）等人，也為這本「紙上哲學劇場」粉墨登場，扮演主角。

這正是本書的優點：你不會只看到一家一派的說法，也不會只是大師英雄的神話傳奇。相反地，本書是各種不同身份、等級、類型哲學家的合作演出，在「我如何成為哲

學家」這同一劇名之下，以自己的經歷、學識和文筆，搬演一場又一場精采的好戲碼。你會看到和一板一眼的哲學論文全然不同的風貌。有人以回憶錄的筆調，將你帶入遙遠泛黃的過去，看著他一路成長；有人從現前的場景遭遇開始，巧妙地銜接到孩提時期的啓蒙；有人則以俏皮生動的對話，展開他的哲學人生；有人懷念並推崇他的良師益友，在自己的身影背後，同時塑造了另一位巍然的哲學人格；有人在回首自己的心路歷程之餘，也順道寫下他們的哲學見解、思想菁華。

正因如此，本書的翻譯乃是個艱難的挑戰。需要多人合作，集思廣益，以便反映出本書「萬花筒」般的風格。五位譯者、校訂者、編輯們都盡了最大努力，希望能為讀者提供一本詳實、可信、可讀、又充滿趣味的譯本。成果已呈現在讀者眼前了。也許你會一路順暢地看著生動俏皮的故事，突然撞到幾句高深莫測的隱喻、意味深長的警語，不必驚慌，或許你可以暫歇一陣子，想想如何理解它們？或許你也可以跳過去，日後再來回味。

讀著本書，看著美國哲學家們合作賣力演出，筆者心中不免也有所感慨：何時我們才能看到台灣版的「愛戀智慧」？想起來或許很簡單：只要各大學的哲學教授願意上台表演，寫下自己的心路歷程，不就可以了？不過，如果再深入細想，考慮台灣的哲學現況，我們似乎不得不說，這一天可能還很遙遠。因為，我們哲學水準可以端上檯面嗎？

我們的哲學風格夠多樣了嗎？我們的哲學文化夠深厚嗎？我們社會重視哲學的「無用」了嗎？我們的哲學人口足以撐起一本本土版的「愛戀智慧」嗎？在一個對政治人物和演藝明星的私生活過度關懷、一個口水八卦滿天飛的社會裡，在一個充斥淺薄口號、政爭不斷的社會裡，誰願理會溫溫吞吞的哲學沉思或邏輯論辯？更不必說哲學家與哲學初次邂逅的故事了。或許，我們也不必太悲觀，至少本書的出版，已為我們立下一個可資學習的標竿。

你愛戀智慧嗎？你想知道哲學家如何走上愛智之路嗎？買下它，帶回家。隨便翻到任一篇，以看小說、讀內幕的心理，重新喚醒童年對床邊故事的愛好，沒有壓力、無需負擔，相信她會帶給你一場豐富的心靈饗宴、一次奇特的文字遊歷。

〈序言〉／主編人：R. G. S. & D. D. K.

## 關於哲學家「怪鳥」的故事

德克薩斯州，陽光盈亮的聖安東尼奧市（San Antonio），一個溫暖的秋天午後，漫步在好友的後花園裡，我們分享了自己「創造神話」，當下很想知道其他哲學家如何描述他們自己故事和他們的起源——什麼原因使他們變成「哲學家」、什麼原因使他們對那些哲學的疑問與議題產生強烈好奇心與想像力。不久後，這個想法促使我們有計劃地蒐集人們想看的故事。無論如何，這樣的記載，除了以各種可能的風格顯現之外，本身就很有意思。把幾十篇文章收錄成一冊書，也是個值得追求的念頭。

以下內容是此計劃的成果。我們沒有宣稱我們的選擇很恰當、也沒有宣稱本書具有代表性。我們先向朋友邀稿，然後向我們至少在專業上認識的同仁邀稿。還有一些人是在我們完全未料的情況下和他們搭了上線。響應同事的分布地區、性別、哲學興趣的領

域、年紀、服務機構，大致上並未經過刻意設計。我們頂多是直觀地安排這些材料。然而，我們因本書的表現而有些開心。我們希望有更多的邀稿人能貢獻文章，但這只能順其自然。雖然我們把收到的文章一一排入幾個標題或組群，讀者卻可輕易地注意到有很多文章彼此回響、互相指涉、相似、相關、或擁有全新的類型。事實上，大部分故事以種種方式互相重疊，因此想做一個清楚分明的分組很困難。人們會看到，在一些文章中還有很明顯的家族關聯：幾個對準宗教「聖經班」的小插曲、著迷於尼采或一般存在主義的故事、關心死亡或與死亡遭遇、影嚮至深的良師等等。

哲學領域的同仁無疑會對這些散文感到愉悅與樂趣，特別是看到熟人的文章時；但我們希望不只是哲學同仁，還有哲學門外漢，也可以在這些文章中發現豐富的資訊和思想上的刺激。在我們的社會中，哲學家常被看成遙遠的、不可捉摸的、不食人間煙火的，以及古怪的蛋頭——如果在這個直覺當中有任何真理的話，那麼我們相信本書很多小插曲將會顯示出哲學家故事的「人性」面。我們自信學生會受到這些文章的啓發，既因為教育上的理由；又因為哲學家「怪鳥」(odd birds)常在教室中如訴衷情般地頌揚那些同樣奇怪卻已作古的「有智慧的怪鳥」，學生會很開心地想了解這些哲學家怪鳥的内心世界。

或許出於純然好奇而購買本書的一般讀者，也將會在這群被稱為「哲學家」且分居

各地的人們身上，找到某種有趣、愉快、甚至迷人的的一面。

下列諸人以鼓勵、友誼、編輯與其他實際工作的協助，對本計劃提供了很大的貢獻，我們想在此感謝他們：Cathy Goodwin, Eileen McKie, Pat Wood, Robert E. Bergmark, Ewing and Zsuzsa Chin, Nell Doyle, Carleen Leggett, Jerry Blackburn, Pam Zimmerman, David Barrett，特別是我們的編輯 Cynthia Read 和我們的秘書 Connie Billquist。

我們希望讀者會喜歡這本《兒童文學》。我們希望它能為兒童提供一個開闊的視野，為父母和老師提供一個了解兒童文學的窗口，為兒童文學工作者提供一個發揮才能的舞台。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夠成為一本經典之作，為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做出貢獻。

〈導言〉／主編人：R. G. S. & D. D. K.

## 當一個哲學永遠是一種戀慕嗎？或激情？或更像一種黑暗的 疑惑……

哲學家如何進入那種他們一般認為冷酷的哲學探討之中？他們是被趕的？被驅策的？被鼓勵的？被迷惑的？被欺騙的？被點燃的？被誘拐的？中了詭計的？還是被推入的？

人的身份或許並不是唯一的故事，但至少很重要。這些故事描繪了自我或個人的性格（「我」是誰），也描繪了家族（我的祖先、我的世系）、國族、社會、文化或知識傳統、制度、與專業或學術訓練的特色。把這些故事或「劇本」假設成純粹是我們的經歷，或者只是一堆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件記載，那就太天真了。很顯然地是，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建構了這些記載與記憶，修改它們以配合我們主觀或意識型態上的目的與先入之見，編織它們以產生戲劇性的效果。可是，這不是暗示說，因此這些故事都不真實。在很多方面，它們比起一板一眼的資料、路程與文件證據的複述更加真實、更具啓迪。

性。

這些故事、史詩、傳奇、歷史、記載、傳記與自傳，不管從哪裡開始，如何組合，對於自我理解而言都是至關重大的。的確可以再加上一句：它們對自我創造是至關重大的。我們是我們的故事與記憶，我們編演了自己一度是誰以及如何變成現在的我，包括後續的意義、目的、奮進與命運。歷史學家毋須為他們依賴於古物的解釋而道歉，因為這些古物與文化本身的遺跡，使得它們自己時代的故事、神話、史詩、解釋、記載與歷史變得鮮明具體。

我們從記憶中，部分事實、部分人為地建構了我們自己。我們的先驅活在他們自己想像的故事中，我們今天仍然如此。他們為了指引同時代的心靈與身體，以戲劇性和教諭性的賢哲，解釋了他們古老的起源、他們自己的變化、他們家族的歷史，以及他們的英雄冒險，我們也以同樣的方式來做。

做為個體，我們總是透過我們那可塑的記憶而提醒自己：我們是「哪一種人」——我們的堅強與弱點、價值、信念和族譜。我們憶起過去的愛情、奮鬥、得意、偶然的失敗（當然，連同從失敗中學到的教訓）、英雄式的行為、「我們所遭遇的著名人士」、特別的家庭教師，以及鼓舞人心的偶像。我們的周遭充滿匾額、文憑、照片、藝術、建築，和其他證實這些事件的具體標誌。我們都從那些文本、故事和小玩意中創造且得知

我們的身份。

哲學也在它的起源神話、它的傳記與對它的概念發展和目標追求之說明中，找到它自己的身份、價值與目的。從一開始，哲學家就已展示一種耽溺於歷史解釋的癖好，既爲了個人的理由、也爲了其他（社會的、政治的、宗教的）理由。觀念，像人類與蔬菜一樣，需要根。我們發現哲學，做爲一種集體意識，在自傳的軌跡與對它的偉大先驅者的追循中，努力地找出它的邊界、它的聲音、它的訊息，以及或許還有它的媒介。譬如，亞里斯多德在他對先前的思想家、以及他們說明世界的企圖所導致的謎題進行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再考察中，發現了他自己的問題。柏拉圖描繪蘇格拉底式的追問：針對自我知識和起自神諭訓示的道德整合性。斯多噶走向內在和平，而奧古斯丁的作品引導他改皈依基督教的救贖學說，也把哲學思考與自傳連結起來——由於後來哲學家如笛卡兒（Descartes）、齊克果（Kierkegaard）、沙特（Sartre）與其他人的追循而形成一個傳統。

現在，這些都是古典性的說明了。但對最近的時代而言，可以多說些什麼呢？今日的哲學如何書寫它自我定義的草稿？例如，獨特的美國文化節奏，已經形塑了美國式的哲學思考輪廓了嗎？當代哲學家如何對別人說明自己與哲學？他們可以說些什麼樣的嶄新經驗——那些導向哲學性格、哲學態度、風格、方法和生涯的經驗？什麼使得哲學家成爲一位驚異者、解謎者——對生命、意義、價值、真理、人文熱誠、藝術、科學、

社會、知識本身和困惑本身不屈不撓的分析者？哲學家修改孩提與青少年時期的個人記憶，以便配合他們當前對哲學是什麼，以及應該是什麼的觀點嗎？或者是，反過來說，他們建構了哲學是什麼的故事，以便能夠把自己視為哲學家？

這個世紀的哲學家有任何像早期的宗教思想家稱做「皈依經驗」的經驗嗎？頓悟？啓蒙？他們的內心感受到「奇怪的溫暖」（或許由於笛卡兒火爐）嗎？了解？解開鎖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產生什麼根本性的變化，發生在美國社會和文化之中，因此也發生在哲學之中嗎？一九六十年代那十年呢？

哲學家如何進入那種他們一般認為冷酷的哲學探討之中？他們是被趕的？被驅策的？被鼓勵的？被迷惑的？被欺騙的？被點燃的？被誘拐的？中了詭計的？還是被推入的？當一個哲學家是一種戀慕嗎？或激情？或更像一種黑暗的蠱惑，而不必然是快樂的沉迷？或者變成哲學家和變成其他任何事物都相當不同——完全不是突然之事，不必然好或壞，而是像出現在經驗滴定歷程中的化學添加物般地細微點滴？在一個較長的過程中，在酸基化合物的總平衡中（或者，以我們的直喻來看，是信念、價值、觀點、許諾的平衡）的逐漸變化，正在進行，以致就在某個時刻點滴匯聚成「大海」？進而使整體變得鮮明、可視、並以完全不同的色彩（即觀念或價值）而生活？

在哲學做為知識和文獻體系的一種有組織研究的情況中，今日的教育系統通常會阻

撓學生認識哲學，直到學生上大學時，才在某處和它搭上線。自然有例外的情況，但就整體言之，尋找孩提時代的「哲學性向」明顯帶有某些強迫性。但這仍不能阻止哲學家在早期的經驗和偶發事件中，創造性地「發掘」那些傾向。儘管如此，憑藉疑問的特性和焦點，我們通常表現了我們對困惑、驚異的「覺醒」；要不然，哲學探討就是做為一個或一系列後來發生的事件，發生在大學的課程中、或者在某個特別的哲學教師的啓發和指導之下。

就像我們常常對他人訴說這些故事，其他人與我們分享的故事似乎也常常與我們的故事有共同的論調：哲學在種種非常相似的方式上「誘拐了」我們所有人——大部分人抵都希望輕鬆地得到這個結論。然而，在我們所聽到的故事中畢竟是有不少差異，一些強調宗教背景和哲學命運對私人的涵意。但是，即使在共同的線頭中，似乎至少有兩個完全不同的「親近哲學」的軌跡或模式。特別是，一些同仁告訴我們：他們早期的宗教訓練與接觸形上學和倫理學的重大爭議，引導他們直接進入（比宗教更抽象、更不肅穆的）哲學探討的王國。可是，其他人則告訴我們一個終究無法接受教條的反叛故事，以及透過某種理智上、偶爾是人格或心理上的危機，而跨入永恆質疑思索的生命中的故事。

一些同仁告訴我們從科學追求轉向哲學的故事，而其他人則說了與藝術、文學和數

學分手的故事；也有父母親的影響、良師、朋友、愛人、場所、強烈情感、抉擇、忠誠與邏輯等等的描述。

因此，問題不可避免地產生：在「變成哲學家」的這些故事之中，如果有任何共同因素的話，那是什麼？或者是我們應該追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風格，對這不可化約的多樣性感到滿足？

我認為，這些故事之所以能夠吸引我們，是因為它們都具備一個共同的特質：它們都是關於「改變」的。這些故事都敘述了某個人物在某個場景中，因為某種原因而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可以是外在的，例如職業、地點或關係的變遷；也可以是內在的，例如思想、情感或行為模式的轉變。無論是哪一種改變，它都代表著一個新的開始，一個成長和進步的過程。這些故事之所以能夠引起我們的共鳴，就是因為我們自己也曾經歷過這樣的改變，或者希望能夠通過這些故事得到啟發和鼓舞。